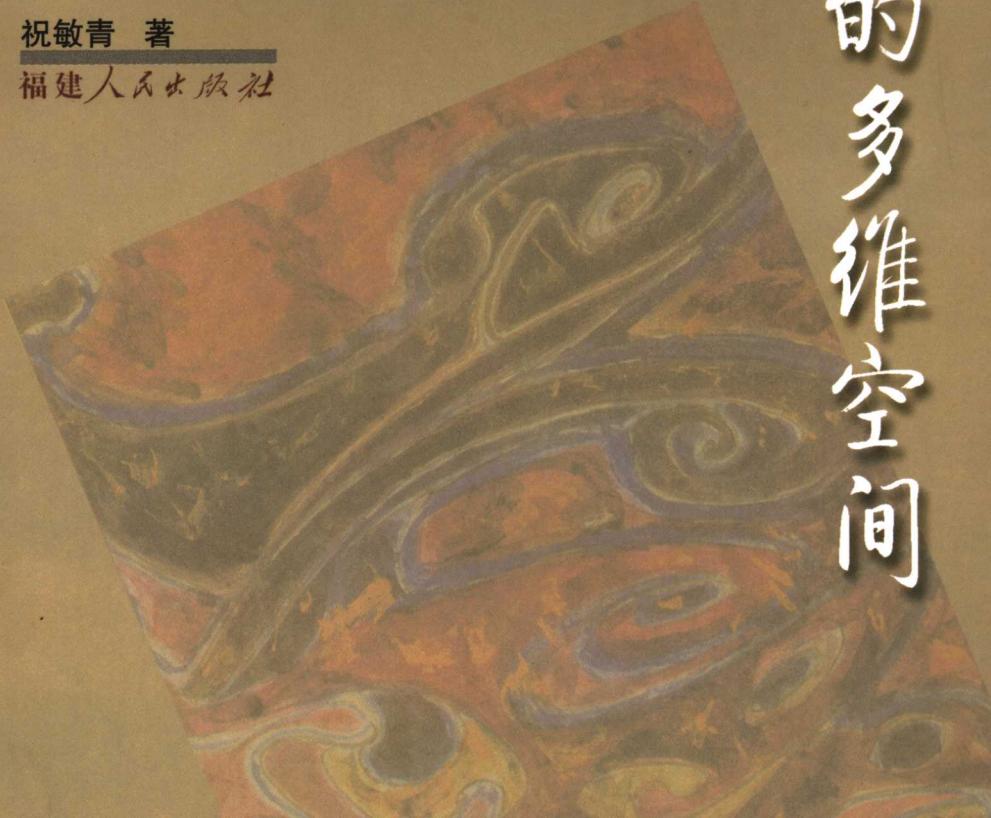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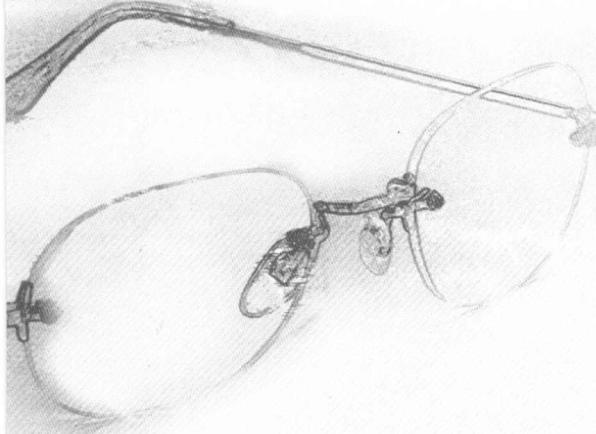


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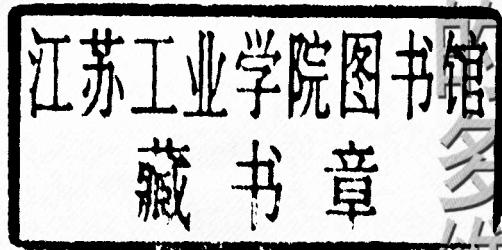
祝敏青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学言语 多维空间



祝敏青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祝敏青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3

ISBN 7-211-05040-3

I. 文... II. 祝... III. 文学语言-研究 IV. 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6687 号

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

WENXUE YANYU DE DUOWEI KONGJIAN

作 者: 祝敏青

责任编辑: 朱必圣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印刷厂

地 址: 福州市湖东路 11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7--211--05040--3/I · 134

定 价: 2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编 文学语境的多维视界	(3)
第一章 文学语境的多维空间	(4)
一 语符层面	(4)
二 认知层面	(16)
三 审美层面	(25)
第二章 审美形态中的文学语境	(30)
一 语境系统的内在融合	(30)
二 多维视界中的表达与接受语境	(37)
三 特定语境中的语词审美	(42)
第三章 文学语境差	(50)
一 语境差多层次的显现	(50)
二 语境差的审美价值	(55)
第四章 幽默游戏规则与语境	(62)
一 幽默语境差形态	(62)
二 语境张力调控	(67)
三 幽默语境差建构	(72)
第二编 文学言语的多维坐标	(77)
第五章 文学语音的审美质感	(78)
一 均衡美	(79)
二 错落美	(81)
三 抑扬美	(83)

四	回环美	(85)
第六章	文学视域中的修辞幻象	(90)
一	文学视域与修辞幻象空间	(90)
二	文学视域与修辞幻象的多元关系	(95)
三	双重视域的修辞幻象沟通	(100)
四	修辞幻象——一种话语策略	(105)
第七章	文学审美形态中的预设话语	(115)
一	预设形态	(116)
二	预设中的编码与解码	(119)
三	预设中的语境参与	(123)
第八章	文学话语审美个案分析	(128)
一	传神的形象魅力	(128)
二	浓郁的抒情色彩	(131)
三	和谐流畅的音乐美感	(133)
第三编	文学视野中的对话审美	(137)
第九章	文学多维言说空间中的话语权	(138)
一	言说空间的多维性	(138)
二	言说空间的受制——话语权与角色关系	(143)
三	话语言说权与话语解释权	(148)
第十章	人物交际话语调控	(155)
一	调控态势的优化	(155)
二	目标偏离的调控	(161)
三	语境与反馈控制	(165)
第十一章	文学话语的信息错位	(176)
一	错位表现形态	(176)
二	错位形成的因缘	(181)

三	话语张力场调控	(190)
四	错位中的审美价值	(198)
第四编 解构中重新建构的文学语符		(205)
第十二章 语言系统的变异		(206)
一	语音变异	(208)
二	词语与语义变异	(212)
三	语法变异	(215)
四	事理逻辑的变异	(221)
第十三章 叙事话语的“狂欢”		(226)
一	线性组合的跳跃	(226)
二	叙事话语与人物话语的交织错落	(230)
第十四章 从解构到重建		(240)
一	当代文学语符的解构	(241)
二	从颠覆到平衡——语符的重建	(254)
附 录 小说语言形象变异		(265)
主要参考文献		(302)
后 记		(304)

导　　言

随着西方的“语言论转向”，语言学与哲学、美学、文艺学等边缘学科的关系得到了密切链接。人们意识到，语言并非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认为的“是透明的系统、一种无需给予特殊注意就能简单运用的媒介”，^①而是因其在创造文学上不可或缺的作用受到人文科学各学科的极大关注。伊格尔顿充分肯定了语言的“创造”作用：“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②这就突破了对语言价值的误解，恢复了语言原有的、也应拥有的地位。

我们之所以称“文学言语”而不是“文学语言”，是因为当语言“创造”意义时，它是处于一种被运用的状态，这是对我们处在文学语境中的语言具体动态考察的基本定位。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评价语言的价值时指出：“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③语言中凝聚着特定民族的社会历史，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由于这丰厚的积淀，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考察往往超越了语言本身。尤其是进入文学语境中的“言语”更是凝聚着多种艺术的结晶。早在1990年，文艺理论家

① 见麦基编：《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第262页，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

②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76页，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③ 萨丕尔：《语言论》，第197页，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鲁枢元就发出呼吁，提倡建立一门“文学言语学”，他认为：“文学的语言，不但在文学创作家那里，在文学批评家那里也应当是富有活力和生命的。”^①因此，我们对文学言语审视的目光，不应拘囿于对语言格式化的分析，而应深入到文学言语的审美层面，于超乎语符之外或隐于语符之中的多维视野，领悟文学言语的“创造”真谛。这就需要语言学、哲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等边缘学科的资源共享。著名修辞学家宗廷虎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修辞学与各学科的接壤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由于修辞学是介于多种学科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这些邻近学科的某些理论，对修辞学颇有启迪。”^②“修辞学是探讨语言使用规律的。语言的使用和人的心理因素、审美因素有关，修辞活动和心理活动，修辞现象和心理现象、审美现象，修辞学和心理学、美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③多学科交融的理念，为文学言语学的研究开拓了广博的视野，扩展了多学科兼容的空间。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文学言语学”这块园地如今已呈现出一片生机。

当代文学的杂语化、多样化导致了文学研究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这就使我们拥有了一个能够释放“独语”的广阔空间。文学言语所涉的多层次、多角度使对它的考察处于一种多维状态。这一多维，既指文学言语自身的多角度、多层面，也指研究方法的多角度、多层面。在文学言语审美这一立足点上，我们着重考察了文学语境、文学言语的多维坐标，文学对话审美及文学语符的解构诸方面。

① 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② 宗廷虎：《边缘学科的特殊理论营养——论修辞学的哲学基础及其他理论来源》，见《宗廷虎修辞论集》，第8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③ 宗廷虎：《在修辞学建设中吸取心理学、美学营养——学习陈望道修辞学思想札记》，见《宗廷虎修辞论集》，第14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第一编

文学语境的多维视界

语境即言语环境，亦即使用语言的环境。古语云：燕子在颠则好，在颓则丑，言有宜也。这“宜”，就是与所处的环境相适宜。语境（context）自1923年由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后，现已成为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修辞学家陈望道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题旨情境理论，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①，这里的题旨情境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语境。

语境是现代修辞学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说，没有语境，就没有修辞。一切修辞活动，包括听说读写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言语交际离不开语境，文学作品的编码与解码也离不开语境。

文学话语是特殊层面的言语交际。语境，作为话语存在的家园，在文学话语中就带有了不同于日常交际语境的特点。语境作为参与文学话语建构的重要因素，是一个需从多维视界加以审视的复杂体，它往往使对语言的考察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而与文艺学、美学、哲学、心理学、信息学等边缘学科接壤。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第一章 文学语境的多维空间

文学语境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复杂性表现在分层装置。文学语境是一个多层面的聚合。既有显性的语符层面，又有隐性的认知层面与审美层面。语符层面又有着下位分层，表层是由语言材料构成的言语代码体系，它由言语代码的语音、语义、语法三个层面组成。深层是与言语有关的所有其他因素，包括社会背景、时空背景、对象因素、心理因素等。进入语境的语言符号要受制于语境各因素，语境各因素纵横交织构成了特定言语代码的坐标轴。

在文学话语同一交际界域中，往往存在着多种语境因素。与话语中心关涉的时间、空间、社会背景、对象、话语目的及上下文等因素往往处在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状态下。这些多维的语境因素聚焦于同一话语中心，又与话语中心呈现纷纭复杂的关系，从而构成了文学话语与语境的多形态格局。这就使语境对话语的制约、生成或干扰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

一 语符层面

语符层面，是由语词横向组合而形成的链接，它以线性的外在形式作用于读者的视觉感官。在这一层面上语境以语言材料组成的上下文或前言后语出现，而又隐含着言语代码所表示的时间、空间、对象、背景等因素。就这一意义而言，文学语符层面是由

语符表层和深层的因素构成的。

文学言语在语符层面表现出与日常语言运用截然不同的特色，试看下例：

报告团计划先去南方比如深圳珠海一带，到那边接受一些最新信息，西丽湖海上世界深圳湾大酒店游乐场的过山车毕竟大家都没见过。然后沿京广线北上，途中的大城市比方长沙武汉郑州石家庄之类都打算一下。那些地方都有出租车，这场演讲必定能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加上橘子洲头黄鹤楼及稍稍弯一点路即能去的少林龙门石窟都能激起爱国之情和陶冶性格。北京是重点。

方方：《白雾》

从语言规范角度看，上例每个句子内部都符合语言结构规则，但从句与句之间的链接来看，内在的逻辑链便显现出某种断裂。“接受最新信息”与“西丽湖海上世界深圳湾大酒店游乐场的过山车”并无什么联系。“有出租车”与“演讲的效果”之间也无必然联系。从地理位置来看，“橘子洲头黄鹤楼”与“少林龙门石窟”并非“稍稍弯一点路即能去的”。最后的“北京是重点”也显得突兀。这种语符在线性排列上的超常规，在当代文学中以“狂欢”的局面出现，表现了语言规范与创新交错的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一现象，我们将在“解构中重新建构的文学语符”部分加以探讨。

语境在语符的表层不仅指语言符号紧邻的关系，还包括整个文本篇章。理解一个语言符号或符号组合，有时得联系篇章大语境。不联系篇章，人们就无法理解《祝福》中，四婶的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为什么给祥林嫂以致命的打击，无法理解“我真傻，真的”表现了祥林嫂怎样的悲哀，反映了人们怎样的接受心态，以及与社会背景的关联关系。

在语符层面中除了语言材料以显性形式构成语境要素外，还

隐含着其他语境要素，即有些学者称为“言外语境”的语境要素。“言外语境”要素实际上也是以语符为外在载体的，只不过其所指隐含在语言材料的深层。这些语境要素包括时间、空间、对象、目的、背景等，各语境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构成文学言语的语符层面。

时间语境，即与语言使用有关的一切时间要素，大到时代背景，小到某一时段、时刻。时间语境对语言使用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诗经·硕人》中有几句比喻形容姑娘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蝤蛴”即天牛或金龟子的幼虫，这样的喻体如用来形容当代的姑娘美，则显得可笑。时间因素是语词所表现的内容的重要依据。林明理在《想起了一道数学题》开头讲述了儿时曾做的一道数学题，这大约是1975年，小学二年级课本里有这样一道题：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为173公斤，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为83公斤，而美国的仅约8公斤。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分别比苏联的、美国的重多少？这道题做完后小学生们都无比自豪，因为我国的人造卫星比苏联、美国的都重了许多。长大后又读了一些书，才知道这个数据虽然是正确的，但却有着时间差问题。我国的为1970年4月，苏联的为1957年10月，美国的为1958年2月。由此，作者讽刺了命题人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取材技巧”。这位命题人将不同时间的成果放在一块儿比较，目的是要制造假象，刻意突出我国的成就。这件事中对时间因素的混淆导致了现实现象的虚幻失误，但这种题目恰切地反映了在那“一切都要与政治挂钩的年代”，社会价值取向对人们思维的误导。在文学言语中，时间语境使作品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王蒙小说里充溢着浓烈的时代色彩，常通过时间差异所形成的反讽来表达作品的主题，表现深刻的含义。如《失态的季节》中写“反右”高潮时，钱文由于去吃了顿西餐被发

现而打成“右派”，有一段文字写钱文的心理感受：“面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钱文不能不感觉到人民的伟大与自己的渺小，人民的充实与自己的空虚，人民的光明与自己的阴暗，人民的苦口婆心与自己的自甘堕落，人民的热烈与自己的凄凉。总之，人民是沸腾的大海而自己是瑟缩的秋虫，人民是历史主人而自己是历史的垃圾，人民是火红的太阳而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魑魅魍魉……”这些话语充满了极“左”时代的“革命色彩”，打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时代特色。再如《名医梁有志传奇》中写道：“……又有人说梁有志的进步恐怕还只能算是一些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说他的问题不少。再说，他的进步里包含着不纯正的动机。不能只看给暖瓶灌开水。同样的暖瓶同样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非无产阶级的。”灌开水这一小事却无限上纲上线，看似可笑，其中却隐含着一个时代的悲哀，真切地反映了极“左”年代人们思维逻辑的混乱与荒谬。王蒙利用特定的时间语境，写特定事件中的特定人物，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作品的时间语境是通过作品内容，也是通过与之相关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描绘特定时代背景的作品内容与形式都带上了特定时代的特色，读者由此读出了时代感。如一首题为《请好好用我》的诗中有这样一些诗句：

我只想做一个工具。

做一个有用的工具。

请好好用我。

.....

我应付不了这人世的风云，

所以我知道自己达不到做人的标准。

那么就让我做工具吧，
做一个简单的工具。

.....

现在，我连这点可怜的要求都没有了，
火焰离去剩下的是冰点。

于是，我连怎样做一个工具
也不知道了。

这首诗出自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小说以年谱的形式，记录了1957—1966年间，武汉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一批知识分子的颠簸命运。他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三峡大坝的勘探设计工作，但“整风”、“反右”、“文革”一系列政治运动，摧残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他们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中挣扎。上述诗歌是吴松杰对无法施展才干的苦闷的倾吐。语言形式淳朴自然，虽然全诗用隐喻构成，但其喻体“工具”的寓意明白显露。除了“火焰离去剩下的是冰点”带有诗意的美化的语言外，其他文句均平白浅显，带有“革命年代”的朴实无华。从内容看，也带上了浓厚的时代气息，抒发了知识分子要奉献的决心和报国无门的无奈。当然，这样的“抱怨”在那个年代也是不允许的，作者因此受到了批判。诗歌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占有很大比例，除了每年开头用诗歌表述外，小说叙事过程中也经常出现诗歌。有古诗词，有故事人物创作的诗歌。诗歌是知识分子在苦闷无奈下的精神寄托，诗歌参与小说文本建构，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新，也是文本内容的重要显现，是对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折射，也是对每一历史年代、每一场政治运动的概括和反映。再如丁子恒初来乌泥湖时意气风发，满腔热情

准备投入三峡大坝建设，“何妨谈话且徐行”、“漫天风雪任平生”表现其放荡不羁的浪漫情怀。但政治运动打破了他的梦想。面对政治斗争他茫然失措，担忧自身安全，躲进诗歌中寻求精神寄托与庇护。一篇《归去来辞》让他沉浸于田园诗意境，当然这只能是暂时的。三年自然灾害后，三峡大坝停建，丁子恒茫然中又想起了辛弃疾的词：“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腔热情随风逝去。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诗歌都是对其处境的一种昭示。

空间情景也是语符层面中隐含的语境要素之一。王蒙《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中大夫周丽珠的感觉恰切地说明了空间语境对物象的作用：“任何人不会因为在菜田边的粪池里发现蝇的幼虫而晕倒。但如果是在某一家饭桌上，如果饭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如果台布上摆着的是景德镇出品的细瓷花碗，如果小碗里端来的是晶莹剔透的冰花雪耳，如果当你拿起小匙一搅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晶莹剔透的底层的大尾巴蛆，再一搅蛆又没了，又变成了味美色亮的冰花雪耳，当你下咽的时候忽然又变成了蛆虫——我的天，你还能保持神经的平衡吗？你的前庭器官还能正常调节吗？你的内分泌还能正常渗透吗？你的消化器官——你能不呕吐吗？”这是周丽珠大夫得知王大壮骗子行为后产生的感觉联想，这个联想为蛆设置了不同的空间环境，以说明不同的空间给同一事物所造成不同的联想。前一空间语境与蛆是相和谐的，后一语境则与蛆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巨大的反差导致强烈的作呕之感。

空间语境对语词的意义与使用起着制约作用，进入特定空间语境的语词可能产生某种变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不仅是文体变异的代表，也是词义变异的一个典范。《马桥词典》突破小说传统做法，记录了湖南汨罗县马桥人的日常用词，计 115 个词条。在这些词条的导入下，一个个生动丰富的故事展现于人们眼前。在

这样一个小说被置换为词典的文本中，马桥语境被不断地强调，而强调的一个手法就是这一语境中词语的特有意蕴不断展现。一是对共同语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异。如“贱”在共同语中是贬义词，而在马桥则是“好”的意思，老人家见面，总要问一句：“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身体好不好”。在马桥词典中，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越贱。对人的评价也以“贱”为健康，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再如“狠”，是能干，本领高超的意思，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也是“狠”。也有中性或褒义用作贬义的，如“醒”，在马桥词典中是“蠢”的意思，“醒子”即指蠢货。词义变异再一表现是词义的扩大衍化，如“甜”在马桥用得很广，凡是好吃的味道均概以“甜”，不但吃糖“甜”，吃鱼吃肉吃米饭也是“甜”，甚至吃辣椒、吃苦瓜还是“甜”。这就是马桥人淳朴的味觉认定。再如“肯”原是能愿动词，用于表现生物的心理趋向，而马桥人则泛用于天下万物，如“这块田肯长禾”，“这条船肯走些”，“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马桥人对事物的情感性。再如“火焰”一词，也被马桥人扩大了，马桥人会说“城里的人，读书人，发了财的人，男人，壮年人，没生病的人，公家人，在白天的人，无灾无难的人，靠近公路的人……刚吃饱的人”火焰高，等等。而得了病的人，背运的人则火焰低。马桥人对词义的特有的自我约定俗成，反映了马桥人独特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及语言特色。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空间语境中，又蕴含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根。

特定的空间语境对表现作品人物形象既是制约，又是一种环境渲染。方方的《风景》借死去的小八子的亡灵为叙述视点，展现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风貌。其中有一段小八子父母打斗的场景描写：

父亲揪住母亲的头发，追问她七哥到底是谁的儿子。……那时正是晚饭时候，一个个的观众端着碗将门前围得密密匝匝。他们一边嚼着饭一边笑嘻嘻地对父亲和母亲评头论足。母亲朝父亲吐唾沫时，就有议论说母亲这个姿势没有以前好看了。父亲怒不可遏地砸碗时，好些声音又说砸碗没有砸开水瓶的声音好听。不过了解内情的人会立即补充说他们家主要是没有开水瓶，要不然父亲是不会砸碗的。

这段文字以嬉笑调侃的口吻描述了底层市民庸俗萎缩的生活状态。这表现在父母亲的打斗，也表现在“观众”们的嬉戏评论。街坊们对司空见惯的打斗场面不是劝架，而是怂恿。这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人们观看阿Q与小D斗殴时的情景：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相比之下，未庄的人们倒是“文雅”了许多，他们的话语是隐讳的，可以任人解释的。而方方笔下的围观场景，则少了劝说和隐讳，多了几分明目张胆的怂恿与调笑，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幸灾乐祸，确如“观众”的身份，对戏文加以评头论足。这就把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空虚无聊的精神风貌给描绘得活灵活现。如果说鲁迅是以含蓄的笔调写观看斗殴的场景，表现国人的劣根性的话，方方则是以直露的方式对底层市民的劣根性加以毫不留情的暴露，这一描写展现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活实景和精神风貌。

空间语境是人物言语交际必不可少的依赖因素。张洁《五色的海》中有个句子：“男同志就是游泳裤。”离开具体语境，这个判断不能成立，但结合空间语境，其义便得以明示。这是营业员与男顾客对话中的一句，初到海边的男顾客要购买游泳衣，在接过游泳裤之后，他还要“小褂”，此时，营业员说了上述这句话，